

# 観瀾集

番外書冊

和書門			類
二六一九二	號	六九函	一〇架
九冊			

内閣文庫		和書類
二六一九二	號	九冊
二〇五函		二四架

(七冊)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26192
冊數	9 ( 5 )
函號	205 250

共九冊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將軍傳私儀 己丑春

淺草文庫

著實云也爾紀之以釵帝王終始之

實傳之以覈カニス臣庶善惡之實至其全編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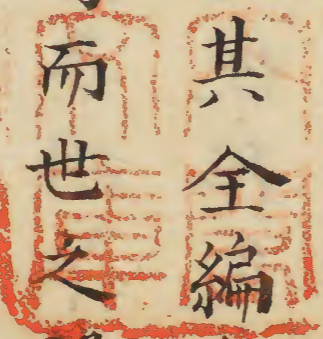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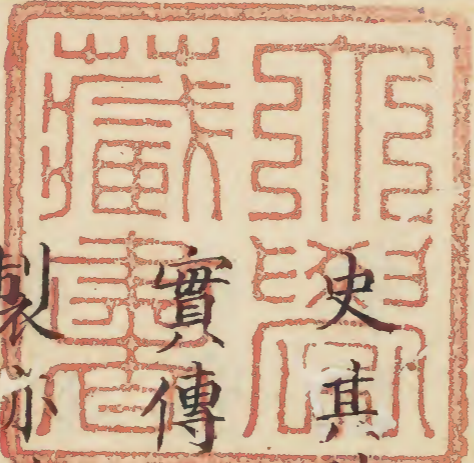
製亦將以列一世體勢之實焉而世之勢

不能無變故史之例不能無異政綱之所

以張弛人心之所以逆順制之沿革廢置

而運之隆替合散要當義起意創有所遷

就而指建之而後百千載事區分領舉瞭



然視諸指掌之上不可遁也始非立異而然也而亦非襲故之所能得也是以周時封建降為七國而司馬遷世家之漢初遵其制置諸侯王旋置旋絕及推恩令行下等班列而班固併而傳之晉有五胡入據赤懸而載記之唐有諸州節度使阻兵拒命而藩鎮之五代天下無定主割據分裂士之措身各殊所嚮則本紀世家純雜一削則元曆之後將軍之事豈不三致意擇其謹嚴而所謂春秋亦曰正其迹而著其實矣實著而亂臣賊子懼

二 讀本紀 庚寅冬

書以記帝王之跡者也而春秋以記帝王之法者也故本紀併則此二備而簡明而要者也遷固以來為紀舉其言動以具左右史所記固得典謨訓誥之制足示各帝

終始、然徒知編年繫日之可倣、而於夫褒  
貶大義取決一字者、懵然後而不講、旣云  
大缺、乃至体裁所指事辭所屬、不能不由  
以涉泛猥、可憾也已。至五代史、則務爲微  
顯闡幽、扶正道抑亂賊、矻々刻意以述筆  
削之旨、此其所以大出諸史之陋、而第其  
不知紀乃帝王之傳、而爲体不與魯史同、  
是以有綱而無目、曖昧曠缺、艱澁阻絕、徒  
行悉備而詳分之、世之相移變已如是、作  
者之繼起異同又如是、而如吾邦之末造  
也、上有天子、下有公卿士庶、而中有所謂  
將軍者、其官則受之朝命、其位則在于臣  
列、而凡天下土地財租皆自有之、置守署  
吏征討生殺、至廢立大事、又皆自專之、周  
漢迄宋元、君臣事蹟未見有之類焉、則欲  
列其實者、安膠膠牽附、一倣異邦沿前史

可得哉。今議自源賴朝至足利義滿抽輯

叙排名以將軍傳置諸傳之後第一行書

史幾卷第二行書將軍傳第三行書姓名

某而第四行乃傳正文如其族屬臣隸分

收源守邦與義滿之後如源範賴足利直義北條時政高師直之類

第二行所書將軍傳下沖數字注家族如

家臣予初議直書將軍家族如家臣傳而

政等為將軍家臣傳至足利尊氏履

標以將軍傳錯雜不貫不若自賴朝迄

內義弘冒以將軍傳至家族家臣於下

之猶唐書藩鎮傳下書魏博澤潞之例也

此說最為穩當有據其將軍之何舉世襲之職以見

武人擅權也傳之何先世無制時王不命

不與其自建國與諸臣相異也或曰將軍宜

代史宗史建為世家然世家必天子所封

策者史記是也上無定主擅興有土者五

代史是也時主未起前已割據成國者宋

世無侯伯之制時王無封策之命徒乘朝

之諸傳之後何上與列帝紀抗人臣而行  
天子事也家其族臣何天子不得而召也  
厥然而後與夫創世家起藩鎮各有所建  
者例不同而義終契而吾邦沿革張弛之  
體與逆順合散之勢既已揭如日星矣其  
豈好異而爲也夫周室全盛禮樂征伐自  
天子出春秋之道常行于世自東遷德日  
廢諸侯恣命政及大夫春秋之書于焉  
讀者必求之諸傳而後可得推不可爲  
之得全者也余又於歐陽氏有憾焉仰古  
之所則而審後之所弊其述帝王豈可不  
幾哉

三 讀桐葉封弟辨

唐柳子厚辨桐葉封弟以爲周公聖人也  
王弟當封宜不待一戲而後成之不當封  
何敢成其不中之戲以地與人且云設有

不幸王以桐葉戲寺亦將舉而從乎設未  
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文辭嚴緊意味  
切至後世周公不成戲之議定然以予見  
之如有未可者也禮云言則右史記之動  
則左史記之書云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  
蕃王室以和兄弟由此觀之則天子固不  
可戲而有弟宜封故周公曰天子不可戲  
而遂成之封若夫寺人不可封矣已封  
而後易之者必周公也而彼亦知十易  
不爲病何以知之出於戲動也王弟當封  
矣已封之復易之可乎自易之之後視已  
封之言非戲言而何周公於是苟焉者哉  
彼遂不知之然則周公實成桐葉之戲者  
也周公之成戲所以禁戲耶何傷於聖乎

四 莽大夫揚雄論

均之罪也常人則輕而儒者則重以其無

知冒行姦狀可蹤而戮止一身與知而爲  
之汨以偽詐蔽當時迷後世以敗人心風  
俗無所窮也自孟軻荀卿之沒以道德仁  
義自唱而天下從而稱之者獨爲揚雄其  
上誓詩書下師孔顏俯仰思惟極深研幾  
明倫理之要而正禮義之則執爲規矩準  
繩欲以修己治人者固宜舉一世曠千載  
之不得庶幾雄曰大器猶規矩準而乃食

之祿服漢之官以仕慕漢者之朝如拔屋  
而徙鄰頌德稱美被黜復出汚辱之邑至  
載道路播謳詞語見而頑然不卹於凡忘  
息棄恥之行莫所不爲焉則知而爲之之  
罪可惡矣雄之爲人恬蕩無所主於內  
似無爲寡慾也語見悻悻不能振於外雄  
恐後閣則悻悻悻悻不能振於外驚  
悻悻之性可見則似不爲富貴貧賤所移也  
史語見事雕蟲求奇字爲報深迂鑿之詞而



行空虚泛漫之思以挑名譽於裔遠之外  
則似好古樂道也史語見力探陳編而窺摸  
聖語法言欲以似孔子也飾卦氣之陋而  
倣易道之妙太玄欲以似羲文也凡其所  
為皆似矣而非真也若紫若莠若哇咬之  
於樂若砒砒之於玉混淆繆錯疑眩不測  
卒使觀者仰其行之與言以為至道所在  
也而又其造誕大誇詭之說揚然特而據

之用以仕莽則曰君子得時則大行不用

則龍蛇此本雄非屈原之語其猷美新則

曰可於吾清靜無所傷作符命則曰可於

吾寂寞無所傷清靜寂寞見可左可右遁

而不窮又將使觀者論謂屈乎小全於大

巨德之舉非纖人之所擬也汨以偽詐之

罪益可惡矣至為雄所誤不知者則前有

桓譚稱其絕倫候芭執弟子之禮後有韓

愈與以大醇

予嘗謂君子固不以人而棄言然稱雄以大醇得與孟荀並係

於列聖之下則韓子不爲無過矣

而忠孝誠實如司馬君

實亦註其書玩其數推尊之如聖人其論

當昔之士以襲勝比夷齊薛方詭辭且不

妄可論見通鑑而至雄失節茫如不省向使天

下之議盡如君實則宋滅元起之間不寧

而爲雄者幾何矣是其蔽當時迷後世以

敗風俗人心罪豈不益可惡矣哉余故曰

執春秋之義以正兩觀之誅所責固不在

列侯宗室金張許史之裔駢首事賊者也

亦不在賣國之孔光王舜與貢諛之子孟通

哀章也而必在以道德大儒自處之雄也

則特書以莽大夫又緇以死其罪當矣噫

姦賊之可惡者莫若莽而偽行之可惡者

莫若雄莽爲君雄爲臣遇亦奇哉

五 奉賀大執政松平紀州公五袞

壽節序

猗我國家之氣何其盛也其創業也遠其積德也厚仗信義之名東不殺之柄來則取去則不追浸漸包羅功烈四震而彼強梗殘虐虎負鯨吞之徒逡巡以就弭滅雖乃鮮蕃虬洲爭飭使聘而服陪藩九有之民茲以蘇矣然後秉以重威累德寬裕恭

願保綏之益至而安利之盡方其公進退時勸懲以勵群工者固已備矣而公將謂材者國氣之英也我願采銓之益精而激作之得術抑無淫風靡俗以蕩之邪而無虐刑繁制以剝而縮之邪三綱四維之或弛也八政庶職之或隳也外之諸侯守度尚恐撫馭之易繆遠之裔夷奉職尚恐懷柔之易失建夫雨暘時愆而年穀告歉則

又以其興閭里之嗟招精稜之鑿爲恐凡  
其大體所關當經畫翊賛陽開陰闔以就  
中和者舉而在乎公之心聚精會神夙宵  
不忘以之出臨政衙以之入坐清寢以至  
一呼一吸莫不與國脉相貫也則所謂扶  
輿龐鴻者方將激射封殖厚集一身以使  
其壽之永綿連渺邈如罔如阜屹然必成  
柱石之任而不磨焉此蓋公以股肱自處  
儉勇智兼濟紀綱張而軌度昭又有一德  
和衷閎淵闔敏之士乘運迤出爲之佐弼  
所以調理闡揚維持而樹植之道莫有不  
盡卒使百年生齒胚胎茂育以聊其生而  
遂其利也則天意之所豫人心之所欣鬱  
鬱然如雲始出盎々然如川方至播爲扶  
輿結爲龐鴻衍爲綿邈將亘億萬斯年而  
不見其所涯焉盛矣哉伏惟大執政松平

公緬自興國蔚開世閱英爽雍粹忠廉夙  
植既與昌期而挺生加之好學尊道觀於  
往聖之訓與述古之籍鑒其治否以施有  
政爲日已久值去歲之選入以膺重任掌  
大權固其所矣方今睿哲持化俊乂在列  
所以爲天下慮深遠周徧上下和而遐邇  
靖蓋其任循良省稅役以流德意於下者  
固已普矣而公將謂民者國氣之本也我

錯簡

慮扶誘上司而推行德音與共徧此利  
於四海有以助夫無偏無陂之化焉則上  
之所以褒而錫之與下之所以壽而祝之  
並集乎一身而五福之凝可不待稽誓而知  
矣此予之所以敢述古人之說而秦君五  
十之賀也

七 小學備考序

小學之書固所以教幼士也而徑吐至老

公緬自興國蔚開世閥英爽雍粹忠廉夙  
植旣與昌期而挺生加之好學尊道觀於  
往聖之訓與述古之籍鑒其治否以施有  
政爲日已久值去歲之選入以膺重任掌  
大權固其所矣方今耆哲持化俊乂在列  
所以爲天下慮深遠周徧上下和而遐邇  
靖蓋其任循良省稅役以流德意於下者  
固已普矣而公將謂民者國氣之本也我  
効慮扶誘上司而推行德音與共徧此利  
於四海有以助夫無偏無陂之化焉則上  
之所以褒而錫之與下之所以壽而祝之  
並集乎一身而五福之疑可不待稽而知  
矣此予之所以敢述古人之說而秦君五  
十之賀也

七 小學備考序

小學之書固所以教幼士也而徑壯至老

所執之業隨時而異者亦於其孝身之常  
言行之庸益以加篤而致謹不容一日忘  
其初旨德振民之道實因是而立焉譬之  
樹長至百尺柯分萬條其根自若固存而  
發達暢茂之氣必由是而興也予故曰不  
失赤子之心而後能為大人不失小子之  
學而後能為成德蓋古之從事鄉學習熟  
業成然後升于國以服于政者猶且莫不  
之志而天地神人之所肯佑也是歲公齡  
登曰艾華且屆期令胤佐州公將為展慶  
賀廣孝敬而自輦下播紳府中文儒多獻  
壽章歌以壯之顧公之壯時海內人士仰  
望凡雄皆謂其將進任而遂尹上都表四  
方居之久治績著聞令譽載路皆謂其將  
內遷而遂陞今職以贊機務每有所期必  
無不驗矣則臬之敢推其志以期其壽於

黃考無彊之外者亦豈不驗如龜卜而數  
計也哉故述為序以助其頌詩不云乎其  
德不爽壽考不忘

止德乙未歲

六 賀小宮山路齋五十序

古之為治也將以推其利於四海而徧之  
制田里授資業不奪特而授之不厚歛而  
困之勞徠保育以遂天之所生夫其以不

忍之心而行不忍之政也若是則天下之  
人亦必不忍其上依戴尊親唯恐其有位  
之不久傳世之不延而當時臣工輔助奉  
走以秉上德流下化者亦為天下所倚賴  
慕悅唯願其莅職之不替而保壽之固極  
天下起而祝之矣雖欲無福其可得乎古  
云愛民者必有天報此之謂也後世或不  
知率是道鄙暗貪殘以專利於一人為務

本  
元



而又有其吏小人百方附益以媚于上而  
肥于已。訖天下之口而奪之。哺逼天下之  
層而褫之。襲至使其妻子蹙悴。閭里蕭條。  
終幸不復知有生民之樂。夫其自忍而恣  
乎人之若是。故天下之人亦將忍其上而  
特以其伏威藉法劫而取之也。是以心怨  
腹誅。控歎無所。強者寧逋為盜。弱者寧殍  
于塗而止。則辭抑之極。天必代而譴之。冥

冥之中。世運日促。禍核潛臻。以陷覆國。敗  
家之患。蓋不於其身。則必於其子孫。焉古  
云。國之亡也。以民為土芥。又云。與民爭利  
者。不免於禍。豈可不信也哉。惟國家之事  
廣矣。元相統之。百司分之。至凡百所需。則  
悉委於計局。以辦之。而計局又課於郡縣。  
以徵之。奉乎上。取乎下。財利之要。係焉。所  
謂政之不忍人與否。皆由此而出。則居是

職者雖一命之賤，苟有以存心於濟物，其  
蓋民不淺鮮。而况在正官任副參論議，徑  
畫以總四方之貨賄者哉？局之負長小官，  
山君雅好古讀書，喜聞仁義之說，其所以  
奉公廉而不剋，和而不汚，以周旋乎財計，  
彷彿之日，而體恤民隱之志，不為少移。幸  
今明主新臨治，具更張節用之大本，既正  
而愛民之實政，將與當之特也。益以展力

由乎斯道，而後世學士大夫乃視以為小  
子之事，不足為也。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  
以學，並皆務博靡而羨功利，馳高遠而涉  
支離，其或議朱學以支離者，亦不知自陷  
苟苟虛誕之罪。吾輩恒以耿々有所愧焉。  
貝原損軒翁舊以儒者稱于海西，其所著  
小學備考行世已久，逮晚自以有所不滿，  
意拔旨於門人竹田子以潤削之，尋以手

職者雖一命之賤苟有以存心於濟物其  
蓋民不淺鮮而况莅正官任副參論議經  
畫以總四方之貨賄者哉局之負長小官  
山君雅好古讀書喜聞仁義之說其所以  
奉公廉而不歲和不汚以周旋乎財計  
彷彿之日而體恤民隱之志不為少移幸  
今明主新臨治具更張節用之大本既正  
而愛民之實政將與當之特也益以展力

由乎斯道而後世學士大夫乃視以為小  
子之事不足為也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  
以學並皆務博靡而羨功利馳高遠而涉  
支離其或議朱學以支離者亦不知自陷  
苟苟虛誕之罪吾輩恒以耿々有所愧焉  
貝原損軒翁舊以儒者稱于海西其所著  
小學備考行世已久逮晚自以有所不滿  
意故旨於門人竹田子以潤削之尋以年

八十有五告下世。而竹田子亦克勵精研  
慮積歲月之功以成其命。或博取諸家。或  
參以翁及己意。訓示詳醇。考據該確。大足  
以為本註羽翼師資之間。可謂勤矣。憶嘗  
成童。讀所備考者。得以解二篇大義。自當  
特受賜。既多。而及今之改正一新。來請其  
序也。予年已邁。強鬚鬢班然。不及見。損軒  
翁而得遇竹田子。乃願以求中間幾十歲  
之所學。具於德行遺藝。果何所得哉。於是  
獨著翁終老之所不忘。以自監。又述吾平  
日之所愧。以自戒。遂推以戒天下之為學  
而失其本者。是予之所以應題首之求也。  
享保丁酉春。

凜生錄序

古之能臨其節。身而赴之也。其心未嘗有  
所期於天下後世。而義之盡誠之至。莫以

顧慮愧怍者既已穀確軼拔焯燂磅礴金  
石同動日月爭明喬嶽洪河均融浩而竝  
流峙究其隆禮悠久所抵無疆是其為氣  
固與天成禮不待知不知以旺耗起滅也  
而吞百代阻萬里有好是懿之不自渝者  
或串比于于幽寔而或招屈子于重園惻  
愴感歎若身踐其事與共危慘則忠魂貞  
魄亦揚精爽於汗青芸藹百之上肅之如有

襲以至如有解以警豎于毛酸于鼻潛為  
淩泗而恍為夢寐舉其屠劓曰彼仰白又  
委流波之狀宛乎在目是其為氣特與人  
成體待能慕不能慕以隱顯而聚散也譬  
則祖考精神雖在上靡墜而其焄蒿昭明  
不可蔽者必賴子孫孝奉之誠憑以凝象  
也無是則七矣士之欲欽於古者豈可不  
反省而自盡乎哉今之於史何取取記故

車而已也。把朽筒玩陳言，歟惡芳臭，驅供  
涉獵。此謂躡屍積技，鬼錄亦可，而讚茂文  
學兩森子，得讀紫陽綱目，於諸節義之事，  
有感焉。於是併女流採凡六十有一人，晝  
誦而夜思，丹列而案奉，圖以景仰，弗忘銘  
以凜生，則用心之正，抽精之切，固足以起  
伊人于九原，髣髴可見。名亦稱矣。雖然，子  
始之名之意，將推跡於彼，而請予作序，專  
以要實乎已。為言具相，若異，蓋亦在習而  
不察，其尋而未返耳。則及一旦之能悟也，  
益自惕發，祇尊以對，在言不遑之歎，且厭  
而念慮之微，亦自有所恥，而不敢莫所愧。  
而必為遂，將擴充四達，顧視泰然，以韜焯  
爍磅礴之烈，而展清明和順之德。于今治  
平時，且不已焉。最諸

正德甲午夏五月

九 保建大記序

六國史無褒貶以其時淳率荷皇道行於  
上下而自不知也自世之季政綱漸弛  
心日詐僭新脫字茹軌之後累之接跡而載而筆  
之者曰紀曰記曰錄曰少曰鑑曰鏡曰語  
率皆撮王廷之泛故哀衰霸府之冗務詞理  
俚淺敷衍摻雜真偽俱昧要之朝報吏案  
而已矣傳奇小說初已之是敘事且不成  
尚矣在能勸善懲惡以表鏡百代也特衣  
纓家有神皇正統記之編揭成憲而振頹  
風辨系緒而斥閏偽譴議卓識本諸思君  
憂時之誠其書雖畧其言雖龐實始可興  
言春秋遺意而輓近學障士庶撰著頗多  
其間亦特得潛鋒子保建大記擬體危氏  
之鑑取旨朱子之綱致敬畏于君心謹禮  
分于臣道忠邪不遁終始可擇以至政之

九 保建大記序

六國史無褒貶以其時淳率荷皇道行於  
上下而自不知也自世之季政綱漸弛  
心日詐僭竊軌之徒累之接跡而載而筆  
之者曰紀曰記曰錄曰抄曰鑑曰鏡曰語  
率皆撮王廷之泛故哀霸府之冗務詞理  
俚淺敷衍摻雜真偽俱昧要之朝報吏案  
而已矣傳奇小說初已之是敘事且不成  
尚美在能勸善懲惡以衺鉞百代也特衣  
纓家有神皇正統記之編揭成憲而振頽  
風辨系緒而斥閏偽讜議卓識本諸思君  
憂時之誠其書雖畧其言雖龐實始可興  
言春秋遺意而輓近學障士庶撰著頗多  
其間亦特得潛鋒子保建大記擬體危氏  
之鑑取旨朱子之綱致敬畏于君心謹禮  
分于臣道忠邪不遁終始可擇以至政之



得失事之是非一皆斷以古義信其推本  
貴正愛說名教者固足與源准后之作相  
亞而措辭之嚴行文之雅迥已度越昔人  
矣教從事往藉者皆能倣子用心引而伸  
之磨而精之有以窮夫深切著明之至於  
廣記備言之上則史之散幾可漸收歟子  
未冠伴讀故彈止尹八條親王著之以上  
後仕水戶度掌蘇芳館率修史之暇屢加

讎討出以見示余以與子同邦共官學略

均趣也

乎素歡甚  
秉其所論

每相投意但其所謂以神

器之在否而卜人臣之向背者議竟不合  
不合者總一而合者皆是名益足以見不  
阿而同也嗚呼子之沒既七閱星霜矣嘗  
有序言送余西歸被北以豐城之劍余也  
抵今未自知堪斬蛟切玉與否而子之鋒  
既埋幽石而淪窮原銷鑠泯不復起獨其

譏論確偉之氣、文章穎發之光、時或勃然  
起、閔然動、以冲東南斗牛之纏者、賴有此  
編在焉、爾值其子弟來請序、惇然以書、  
止德土成秋

送兩森子歸對馬序

用不用勢也、成不成命也、人見其不用不  
成、往、自急所務、棄壞弗惜、益以無成而  
歸於無用、可歎也哉、余也、少時聞古之聖  
賢明道、樹德、必藉文、以行遠、則謂此可務  
也、乃取秦漢以前叙禮義述性情道功利  
之說、兵陣修養如持匠矢、函牛、匠狗相之  
書而觀之、皆內有所見、外有所期、蘊之於  
心、徵之於事之久、且熟、而後一舉出之、滾  
滾來瀟、涌井、流、而澎湃淙澗之響、瀾  
漪回湫之狀、既以驚百世耳目、俾操觚懷  
槩、務為摸擬者、自服以為不可企及、則可

見其言之必由乎氣、其氣之心原乎志、不  
後虛張而偽飾也、自是之後、得其道以余  
世者、在唐為韓柳、在宋為王歐蘇曾、皆能  
致其曲而詣其極、有偏有要、源委相比、雖  
其學之有偏正、淺深、而要之原乎立志、中  
乎存氣、而終乎達言、生今之時、欲學古之  
文者、不可棄之他求、而膏梁之士、專巧其  
言流而不返、宋明之士、陰尚言揚、假氣矯  
之、醉夫多詬、而優人善笑、閃然合撲、然數  
其中、索然無有、吾恥為焉、若夫我邦之所  
以為文、則何其立志之早且陋也、蓋自廟  
堂燹理、有司籩豆之務、於所謂文、一無所  
關、上固不以是取士、亦不以是自進、名  
為文士者、大率求以備一時之須、而營斗  
食之利、其勢不免綴陳腐比字句、略取意  
義可通、以供俗目、而進而論之、亦皆卑乃

鬪靡雕琢、餽釘扼腕、與具徒角勝而止、則  
若余才踈質弱、者、傍見其不用不成、與之  
相率而去、日淪日荒、寧讓他人而為之、及  
起而觀天下、其克立修身經世之志、發正  
大光明之氣、以與八家之言、相抗衡者、幾  
希矣、可歎也、吁、文求也、尚且難成之至、是  
則於道與德、真知而實蹈者、宜乎鮮也、豈  
不益可歎哉、對馬侯儒學兩森子、以文鳴  
海西者也、嘗方其伴引、鮮使得一握手於  
公館、及今東來、滯寓半歲、數見過焉、則必  
飲之以酒、議論上下、拍筭相賞、日以連夜、  
不知其交之淺、居之阻、而歸之迫也、其遇  
若是、亦日以文而已、豈勢利交而意氣合  
者哉、余故叙平日所歎乎文、以為之贈、冀  
使雲傳千里之表、不至相忘、而且請其教、  
州中子弟、勿拘勢、勿任命、奮勵琢磨、遂播

國華於箕城以畢余志之所未濟云  
正德乙未

上  
送若霖師序

天下之情二曰苦與樂夫苦亦多矣苦之  
大者莫過外受拘制內被纏累夫樂亦多  
矣拘與累之不侵則樂亦莫過焉而世之  
欲避苦就樂者得乎此必失乎彼得于前  
必失于後起伏隱顯隨儻隨煽所欲率不  
得而全可悲也已昔者西域有瞿曇氏為  
說法謂一切眷屬屋宇財寶乃至色味嗅  
愛意識皆病我者所以立教緇衣蔬食山  
林具居而輟獨其身唯寂寞之是歸則纏  
累之患幾乎脫焉而其徒之從事者忍自  
誣惑矯激律傳規守貌且為之而心竟不  
安拘制之害尋起矣乃東方有親鸞氏為  
說法謂今我眾生世末機劣譬諸嬰兒每

仰母慈賴佛願乃得超度者所以立教吃  
羶茹葷擁姬妾而坐城市唯專念之是猶  
則拘制之害幾乎除焉而其徒之從事者  
爭相肆逸昏弱嘗汚俗之弗若其貌所為  
而心亦隨纏累之患復起矣乃今之世有  
若霖師者起而視二氏之中原瞿曇而依  
親鸞公然可以食肉御色安據閭里而一  
室四壁鳥起雲游以從禪侶則與之巖栖  
之固有可順而服非可叛而離離欲離亦  
不可得則師之內必欲不居者亦自累也  
陽必為不去者亦自拘也雖其逃之遠且  
深而適將連二寇者追尾夾擊以劫悔心  
乎一朝為師之逃無乃窮邪如夫吾之道  
也樂不以將苦不以迎率其性而居其安  
謂之聖閑其邪而存其誠謂之學師若練  
則我豈麾之哉往矣

荅下里某書

古之士敏其德儲其德足以臨邦國依治  
成化者充然有溢乎中雖未遂以此求榮  
利而其志許任期欲不為亦不得也出而  
仕時也退而隱命也時之與命君子雖不  
道而及其興用得行也將施仁義之澤于  
斯民而誠所蘊于事業宜乎合鄉行飲歌  
庶鳴以相慶也昇平之日久邦法如畫而  
世官相襲令行禁止風俗亦成蓋於鄉閭  
之後宮野之逸顧莫遑求有之亦排且不  
齒終乎自辱况不期於心不習諸躬把握  
徑卷說、虛言容跡後之廷者所為典  
實之徵詞賦之媚口孔氏之說以營妻僕  
斗食之資何異農之得秋商之得贏以為  
生子盡歲也故今之仕而祿與不仕而耕  
者一已君少相從中間契闊十數歲予既

出而仕矣其以為仕也遠來離族親去墳  
墓從事史氏不成一家之言學固寡才固  
陋識同昧上昧春秋之旨而下乏班馬之  
筆竟日抽毫隨諸英雋贍博之人以遵考  
往跡沓々成徧天下若予教畿人我去則  
彼進自初釋褐君臣纏綿之情雖有自在  
而其於所事不見益損則我之求而為之  
率亦口腹矣聞君有田廬足以衣食供歲  
時伏臘祭享之費而傲然偃仰取古聖人  
書講之究之為樂于眎取之間其所力行  
而實至孝友道執之名想既有足施鄉閭  
而登天府者力之不已材成德完四方信  
從將興以富野有待之名焉如此而後出  
謂之古之士可笑古之士所以仕固不在  
利達祿食則用於今興否何計此予之所  
有志不成大愧乎內也而君乃未仕之人



書以吟

十三

天地唯其無生無死併欲生死之心而無之故能先乎萬物而作之後乎萬物而收之使其芸々而翕泊、而逝莫知所窮而天地始不與也此老子有見於化機之大旨而特以其窺之密而藏之深也是以雖竹筮僅、不過五千文而引而伸之隨取隨應治天下者取其清靜無為修生養氣者取其澹泊寡慾至夫吳之彘漢之良及孫吳韜鈴之所述亦皆審其雄雌倚伏之機而推之勝敗進之間以能全身報仇判三軍而決兩軍易如反掌焉何其言之簡而用之盛也前元老相模守土屋公家臣池田子以善劍聞于府下居適與鄰過予而言曰我教師山内蓮真翁編學斯技

于諸家砥志劬躬修習精研超然有悟以  
為必遺形器出範圍不俟豫備不期必勝  
然後能存其常以制其變莫所不可遂因  
所得以表其術名以平常無敵然至其誘  
初學者則尚有六勢之存為僕之幸獲私  
淑晨夕講求費少有所發明而亦非能外  
乎師說而然蓋推其遺形器者則不持寸  
刃以敵揮霍之劍露其出範圍者則六勢

之設未免拘跡故僕之所以為教始專示  
神氣之元本祛擊刺之末技而總乃使其  
赤手能奪白刃其簡能御煩靜能制動者  
實以數十年之功誨凡二千有餘人以自  
裁而驗乎人莫所復疑多耳嘗擇所以名  
其訣者請之儒士則其言或似滯固難通  
求之衲流則其言又恐曠蕩無所執退而  
自取谷神之言以擬之未知其能當與否

願以止之且有先師及僕所論著總八卷  
又願賜一語侈大之以得行遠予以不曉  
其術而辭不得乃告以前言而曰萬人敵  
猶一人敵惡得不宗老子而老子之道其  
要在谷神子之所名其茲稱矣雖然此道  
也窈冥希夷至虛無體固猶龍之所深自  
得以示其兆于後世而蓮真翁之名以平  
常與子之推其意以取於谷神又皆真積  
力久心手慣融累歲歲驗幾人而後恍然  
有所自得攀而誨焉後之游其門者倘或  
不能修習如二子而徒口、相傳曉、相  
訛以為可一超而詣矣則是虛而不中用  
之甚豈子所謂谷神云者哉此乃予無他  
田子席捲之所叙而因書以題卷之首且  
以戒從學之後授是卷者云  
予為是序以  
身他田子既  
數日被邀觀其演藝則爽自失  
果知其言之與所學不相詭哉

五  
秋遊記

丙戌之秋興二三寮老游于郊北臨所謂  
瀧野川道灌山者川乃源賴朝稱兵進以  
置陣之所而山亦太田道灌之壘址夫賴  
朝之雄固也如道灌起賤列扶衰國深謀  
遠慮戰則必勝以震其武于關左諸州莫  
之能侮橫梁之暇復能延文士聚禪徒談  
論詠詠竟日其壯慨之韵至今而傳亦可

謂當代之傑哉而今薄海內外莫有握驅  
分爭者自生髮至老死不見于戈澤洽家  
給人可優游而都會之地繁華攸輟舫于  
水張于陸彈歌醉飽爭以為歲時之嬉如  
予亦候天晴風寧而日氣暄朗也乃從侶  
命僮逍遙意行以溯其流則兩崖峭絕並  
峙喬木巨篁垂蔓亂篠篠翳然相蔭而水窄  
然出其下及至游口激以成淙赴如奔電

鳴如夏雷懸而降如張練噴而迸如散瓊  
遂乃滾々南下碧健得浪一直一行環而  
復出不知其所之時見金鱗躍翠羽掠遊  
人之院足而野馬之下飲觀者久之去而  
沿溪逐蹊崎嶇迴迫前出以陟其壚則廢  
址斷攏高低出沒或有叢祠傾圮榛莽之  
中野豬狡兇奔駭嘯萃四顧莫所見而落  
暉所照極海无際鳴臺爵而筑嶺斬黃

西垂而平田萬畝畦疇則漕井畫倚銀

姑子勇相携招伴伍獲而歸騎而歌者相  
送其上吾愛其清遠曠廓足以滌塵胸而  
縱遠目臨風引飲者三歎曰府中人士自  
春亘秋來遊于此凡幾人且歌且酌靡嘗  
道古二雄之事其偶及之亦以資其酌舞  
笑謔而已而况湖其流陟其壚潛然墮淚  
以臨吊荒烟秋水之上者亦能有幾此又

可以見古今之變而大平餘化所致也今  
茲大年所見田野之收幾乎盈篝民有欣  
飲色將得吾輩得數徑遊以同其樂幸不  
多哉

### 會宜夏店序

先有秋故宜夏此店之所以名也店在蓮  
池小島之上其觀于池者之言曰東台之  
山尾窮勢盡窪為大階長阜乎林環而  
合候邸氏屋繩直矩折以擁屬其半而  
漣湛漫萬頃一鑑上與圓穹蔚藍相涵此  
可以終日而臨也觀于鳴者之言曰雙鳴  
對峙迥出池心橋跨門豁沙壩石岸如掃  
如鏤祠宇閃而奇木莽具木喬者矮者老  
幹盤枝蔚而成陰此可以終日而坐也其  
觀于蓮者之言曰挹水之荷布護罽歷始  
謂沃野綠疇水稼極目而彌望之頃有瓜

南來鳧獵、香裊、自相扇搖摩動然後  
知其上蔽者皆荷而下流者皆水此可以  
終日而翫也收此三絕觀而集諸一小店  
店之勝可知矣若夫府中士女踰紫蓋翳  
紅袖競華務遊通行兩岸者連而復斷、  
而衝稀紫靄紅日既已隱約於飛樓傑閣  
之頂而禽鳥喧啾燈火熒耿天風涼月不  
招自至鳳笙龍管與僧磬梵鐘之響音遙奏  
希傳而更闌闌寂人語四絕唯有星河之  
璀璨近在予我側乃步斯池遠斯島而登  
斯店揭葛袂以凭竹檻展單蒲而捲疎箔  
臨芙蓉之十里挹夜薰以洒衣採葉而為  
觴嚼藉其如冰凡在坐能飲能賦幾人而  
悉皆謝塵紛於寰區蕩漭漭於方寸昂、  
將興浮槎之客連棹並楫以窮何原而問  
支機石所在焉其思豈不冷然秋也哉將

歸呼店翁曰能與我作瓜月主將償汝以  
四萬錢也季夏既望夜書

月窟硯記

前攝政大相國近衛公夙完百揆而範庶  
僚自凡制度儀章盡心綜覈心徵諸古以  
施諸今雖漢唐之阻且久在所誓焉嘗得  
開元六典以其家司日向守進藤君共集  
相好也介而賜命加校並國讀竣功以進  
則公大喜輒輟平日所愛紫石硯賜之於  
君其形模林氏馬蹄樣色瑩質潤鑒古者  
咸謂真端溪之出君誓首拜受感激不置  
亦取鄭魁詩命名月窟書來請予記之昭  
隆恩于靡斁也惟夫端之石入我邦者幾  
多百緡之萬里航之論其估常已重非多  
彊不能致而往、售為肉食者玩值有盛  
設出而陳之為之客者類以鮮腆相貴莫



旨屬目偶或顧之撫摩一賞曰噫古矣有  
須則它徵以御竟典案爐瓶卉書幀畫軸  
旧碌相撐以侈席觀而宴罷衆散乃復襲  
鞞滕束從以扃鎖幽在藏庫架閣之隅過  
如也狂其才不當其任不遵其道而鬱其  
功抑其黜之不自進壽之足可需而終身  
悠々起得展效亦何日哉乃若斯硯固收  
而歸於公之府而公自先數世並以熨調  
餘暇逞技臨池流風相美進而益肆上溯  
篆隸下參宋元既已裒成一家矣蓋當其  
記琨牒勤玉檢展繭光而拂箋彩締構謹  
嚴揮洒奮迅以呈祥雲瑞鳳之象於當世  
也此物未嘗不首薦座右而又具元首可  
輔華衮待補將為銘丹宸錄金鑑奉之違  
弼則此物每先薦焉象笏方進壺紳未搢  
將書大政事大典禮以備奏對則此物每

先薦馬高堂闈華燭奕將抽石室之秘典  
青箱之奧手而鈔之則此物每先薦焉檐  
花爛櫳月粲將託柔情于國雅而米婉詞  
千周詩詠而題之則此物每先薦焉斯磨  
斯研潑瀋理毫唯使令之仰奉隱然資其  
潤藻時化陶寫襟靈而抵久弗磷且虧猶  
之賢佐之得明主義士之投知己而今之  
挈而付君亦喜其媒階以濟文思推而賞  
之終始有禮進退以義歲典古青錢之賜  
同其比也則硯於是獲其所矣哉噫物則  
無情也臬今者既為此硯代喜其偉又為  
天下之硯代而悲其不偉而卒乃代君豫  
祝有子有孫德立藝成所仕而獲遇若此

硯云

正德甲午秋九月

按禮玉藻注家以象笏

然以所謂諸侯象笏及前後任文考之則  
具用不必限大夫併觀釋名與暇雜事亦  
益可見已

白雲石記

小宮山子携一石來示予曰此京師白雲山清瀧溪所產未知所名敢以請焉予觀其狀上尖下闊色鬱、焉可望而傍陔然下如剡如鑿有白道繞前跨後抵其趾而止較之所生何其克肖之甚蓋之山之後擢元胎顯真形以示于下世而其顛純白如翁雲以冒之者又與山之石相補焉乃起拂傍髻凡以奉之更觀者久而曰白雲哉白雲哉捨此而復奚以名思京師之地三面皆山猶人伸雙手有所抱而未合脉絡聯結屹屹相比而其最高且大維衆皴而獨秀者白雲是已今子得其形肖而石稱者竟日相面而不忍釋則自凡老坎之隄雄壑之邃鞍馬之鬱律比叡之嶮岬如意嶽彌陀峰之遷迤南下以至夫西桂東

鴨貫皇甸夾帝里以與千年之文物一時  
之清樂共日移月逝而不舍者宛然將離  
列朕帶于其傍而左右應接之不暇焉石  
之默亦足以起人哉且夫人之情有所不  
得則欲為之志滋甚有所不得歸則欲歸  
之念必愈切是以漢高孝文以天子之尊  
且榮而為元元故終身不得離所都以返  
其土其豐沛耶鄴之思益以致切乎中者  
不特士大夫一時宦仕罷則可歸之比也  
乃今府內勲閥孰不與國家共興起而傳  
襲者輻輳環衛斯生斯長以仕籍為卿貫  
而邸第為棗棹是固華人心固國本之良  
法而子之以世胄而東還與予之以新仕  
而西來亦皆槩遵其制獲霑世祿盖自非  
奉使命不得輒越一驛以出則其懸喬木  
于心目寄延望于雲天悠然時而與思者

亦豈非人情之不容已邪然則子之寶愛  
此石誠宜而予之敢應其請以命名者亦  
未為僭也遂歌曰

白雲之山白雲生白雲出山任意行扶  
輿飛散巍閣頂軒轅有命護瑤京君王  
箫鼓動汾水捲將玉葉秋凡驚意似佳  
人琴裡鶴忽辭華表下蓬瀛城郭樓臺  
參差映金陵川澤不記程曉爽夕澄日

摩盪碎作鱗紋排縱橫漲海寂寞奠奠龍  
潛唯有帆影相行索淡掃碧落依寥廓  
玲瓏玻瓈呵未成九重層、四無隣滿  
湘鴻雁正南征一條銀河斷復連七點  
珠斗滅乍明天女機上足練掛月娥宮  
中舞裳輕東有扶桑萬丈枝縹緲且向  
日邊擊誰家登樓望已久何日甘霖注  
如頤相思未竟歸思從天長地迥水盈

盈誰知此思凝作石高堂終日對無色  
啓繡户西南隅千古峰頭雪岵岵

澹泊齋記

澹泊者道之味也不辛不鹹匪滋匪烈嘗  
然後可自知常用之者能正精神壯膽志  
而用之也有方吾聞諸古修身養性之人  
焉蓋大之有知也易于動而物之有情也  
利于誇其觸矣摩盪之際若熾若蕩紛化  
昏憊委隨荒頽至不自堪者豈可診之膏  
肓血脉責之藥石湯液之末而為哉於是  
乎劑而用之於目曰良而所自知其漠如  
矣則婉孌之態炫妖之色浸漬盪感以奪  
吾鑒者不見也於身曰閑而所自知其密  
如矣則靡曼之色被左之言姦賂紛曉以  
擾吾正者不納也箝口所入穩乎適矣守  
言所出穆乎厚矣勤之支體儼焉日強慎

之念慮快焉常足則凡厥貪饕食以腐肉鄙  
倍以債外惰慢邪僻險暗穢雜以弛已而  
欺人者蔑如莫知所去而適也能以是味  
也對證按方濯汰而湔滌涵濡而浹洽無  
動無靜不用焉則始末甜漸覺腴乍而饜  
終將歛方寸之舍茲滓一身之主永存精  
明在躬志氣如神而所期盤錯艱習之塗  
深奧宏大之域亦以亭矣嗚呼顏淵大賢  
也我之所希也陋巷簞食之空樂而不改  
亦以是味已舜何人也我何人也天下之  
富天子之貴有而不與亦以是味已欲用  
心于遠者必先致養乎通則馴致之功成  
德之效其若指諸掌哉昔者諸葛武侯能  
以之自脩推以起岑漢之哀而延劉氏數  
年之命騷亦可見矣故其言曰非澹泊無  
以明志而安積君取以命其齋焉君益早

味其言而好其味又遵其所好必欲得之則始不七年疾而永三年艾矣雖然酌而靡竭嘗而愈美者道之味也且夕之頃終身之悠詞劑節量審而用之弗以虛其號者君之志也而至于其期修養之熟以體精明之驗則復豈今日所得逆言哉

### 懷齋記

罔子構小齋于廳側坐而樂焉又問其所以為樂之說則答之曰人苟知其所當務而莫之力則雖日供以方丈之饌歲給以千鍾之粟而內省其躬歆然愧怍有不能安而享之者焉其強以為安者非苟且自欺則頑狂自暴之甚豈人之本心哉今子既能以祖業之難保主息之難報為恐朝出訪病脯還檢方勵精凝神攷、焉不知疲是以日夕餘暇獨坐此齋以自問生平



之所務無復意縮詔塞有不能自荅者也  
則歌于所酌于斯俯于斯仰于斯携兒女  
而玩樹竹閱陳編而誦新詩其又何適非  
吾之所當安而享之者矣然則子之所以  
為樂者正在知其所尚務而力之而已矣  
傳云自慊其是之謂也已

### 題愛鷹石

凡物之形大者自大而小者自小然極而  
大之大亦有窮極而小之小亦有餘綢控  
地以自足鵬搏天而暫息二者之大小將  
窮而不知其所極則自世俗視之一拳何  
得千仞自通士視之千仞固一拳天下之  
物何小大之相違哉試使愛鷹山視此石  
必將謂肖我之甚而而使此石視愛鷹山  
亦將謂似我之允然則此石之似愛鷹山  
不止其率之峽兀而其址之遷迤也子具

觀諸

題東坡騎驢圖

吾邦之學中墜於浮屠氏其徒專以坡公  
詩語之曠達胸襟之脫灑為尚而世人往  
往為其所眩遇公以衲子羽流與世相遺  
之輩至夫經濟措置之才與委身懷主之  
誠則惘然無論而及之者矣余故題此像  
曰豈知戴笠騎驢客即是匡時救世人觀  
者具察諸

弄月窻記

程夫子自見濂溪先生便得吟風弄月之  
趣而其所以為教者必曰學以至聖人之  
道也嘗稽諸古嘉謨高踪微諸今能言質  
行之士以索具所以能至之端入之深也  
茫乎不測攻之力也硜乎莫痕終日不食  
終夜不寢畢未見有得乎已也及吾退思

默省又尋其所以能索之心色譽之馳榮  
侈之望煩躁浮淺實與流俗靡相距違則  
所務所歸自不知其何而放者於是漸收  
迷者於是漸返始愕中悔終交大愧將此  
其顛醜其面焉即乎斯心而觀之也親何  
不親長何不長所養何不報所接何不盡  
人而可虐物而可傷姦聲娃色之可留污  
利濁行之可徇溫厚易直本心之懿藹然  
靜虛動直表裏交照忽不知已體風月之  
氣象而泛乎伊洛之淵源矣然則志學者  
必當知以至聖賢之道欲至聖賢者必當  
索所以至之端而欲索其端亦豈遠搜而  
他求耶今之學者則不然也日講其道於  
陳編而不本之於其心其猶南行北轅惡  
不潔而又被之泥是以窮理雖精不免穿  
破蔽銅制行雖高不免激發矯飾佐作偽

巧言莊色一切以隔人已競崇庠收名  
望且利腴以欺已誣人揚、坐都府領衆  
徒號為老師宿儒而曾十室忠信之不若  
尚何希聖賢高明之城而脫流俗汚下之  
習不思亦是我友三輪希賢往日寓江府  
以光霽谷其齋既歸京師卜居闕門西南  
隅有窻東向其前則禁垣外空弃地廖廓  
曠寂履跡寡至草莽不除音、滿目而咫尺  
之間坐納諸山因又名之以弄月兩字  
其意豈徒哉蓋有志聖賢之學而本其端  
於已必欲改今弊復古道直沂淵源體其  
氣象者而予亦仰羨從感不揆其量欲待  
夫豪傑而起者也因記

祭小女文

天之所興汝以為生者僅一百五十餘日  
不在乳者之抱則慈母之膝自其初降也

我為之計曰能食也舖以耳旨能言也示以應唯麻象線縷若紅若紫使汝繅之以績吳絹之綺文京樣之深繒使汝執剪把針裁其寬窄出則標其輿而髻其笠居則鏤其釵繡其帕其然後教之瑟箏歌詩以為閨秀歟導之窈窕負順與古列女相倫歟抑衣青于侯貴之門歟奉箕帚于睿韞之人歟寧歸布衣修潔之士執汲爨以終身歟具至幾年能生男邪生女邪我怡、撫弄如今之視汝足矣何具為慮周備永遠且悠又惑之甚而蔽之厚也汝之所歸朽土一掬昊天無窮不化為燄耀亂飛于露葩瓜州之下則必吷泣而孩笑于茫茫、冥、之中乃酌芳醕其未知味適以累吁而增歎身哀哉

水雲亭記

亭始作之常州宕舟山而義公賁臨因割  
之宕後船運其材改而構之武州白山而  
栗君謹奉其名以目其居弗替也若夫曉  
旭昇而海門 暮潮怒而坤軸裏或波浪  
寂漠乍魚鼈出沒蒸霞湧雲莫測其際而  
坐高閣凭危欄縱豪懷所如海鮮錯落白  
大如 將以觴羽人于蓬嶋丹丘之外而  
興之期壽億方斯年此亭之在常者也連

粉堞之迢遞懸巨嶽而突岼民戶綠谷梵  
宇出林花明而綠暗木落而雪鋪乃廓檻  
肆筵耳梵響而數鴻影淺斟長嘯默、坐  
間延能賦客興共擣思于永言藻文之上  
此亭之在武者也吁常興武距百里遊賞  
之相今昔既經數四歲而其觀物撫景隨  
時光觸事機慨然不能不懷乎所天者將  
與此亭俱傳無窮而存焉焉以其水雲與

不而替也哉

丁字硯銘 并引百七字

文武之不可分也尚矣或廢其一不暗則  
暴不靡則偽若彼張氏之子有言天下無  
車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終以罹禍當  
世貽笑於後不知言之甚某人獲硯一枚  
命以丁字以其所鑄之形肖也而君乃橐  
鞬之生能讀古聖賢書且夕慕好波及文  
房具故予亦得言之以為引

几涵玄海毫起活龍  
斯靜斯動一橫一縱

文房四賢傳 姓名里居並係原君美所命 六百十二字

劉改鐵嶺人生而邇銳有勇疾惡如仇自  
以公非命字胡濡字用之管城人為入糊  
塗務蓋藏然能好施澤物温舒廬州人字  
展如志常為人伸屈人慕具有仁多就親

矣牙磨象郡人姿丰滑潔以其先賄敗被  
焚而死為羞力自切磋德耀夙著其字乃  
子華四人仕楮國未甚任用退居研海之  
濱楮文國也傍有言氏孽子曰吳曰化曰  
比曰琴兄弟竊據陶陰以術誑衆遇者輒  
為錯感不省傳染滋甚至春秋時推其長  
僭稱門王夏五以郭公師來襲陷數州楮  
以大亂改乃舉兵討之每戰執戈挺進所  
向潰散遂北收趙斬其將肖東掠齊殪其  
將立轉而攻魯將魚及孔氏率五十就陣  
降吳化比琴等度勢迫倉皇騎三豕渡河  
而逃方是時廓清之力改為第一然自用  
兵田土荒廢衆仰舖于官嗷嗷毛起濡計  
就海採艸煮以為糲泔水運輸所至傾橐  
給被寇州郡民始霑足帖然安堵而舒特  
馳詣爐峰神祝融灰首懇祈所濟神告曰



楮雖足食未可猝用尔其惠之舒還專以  
恩意煦燠撫按久之民心如受毒尉蒙陽  
晞無不悅擇楮於是台磨諮以政磨曰安  
有飽煖之民而無砥礪之教哉因任磨先  
以切劘繼以勸盪又從奄揮而潤色之不  
幾化成則楮人面皆晬焉自後方內調勻  
物還其素得文治更張雖鄰思相顧不謂  
其嘗經亂至四人所施為益無稱也楮論

其賞授改司空濡補嗣舒平章事磨光祿  
卿並儀同四友直天祿閣分掌校讎識者  
曰有功無跡子孫其奕  
大史氏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信乎  
言也當楮被禍徵四人施其材烏能揜其  
亂反諸正後世或政從因循徒事粉飾大  
平而憚于興役除寇不然急用兵以至破  
國乃藉強胡設牙軍務耀其威要之恃而

貽害躁而黷武豈足貴哉

右應

相國近衛公命撰奉

為人糊塗 用宋呂端故事

務蓋藏 蓋藏謂貯蓄也

具先賄敗 用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

陶陰 用以陶為陰以魯為魚

門王古春秋閏字之誤

夏五郭公 春秋脫誤之文

肖車 古本戰國策誤趙作肖齊作立

將魚 用魯魚之誤

卒五十 論語誤字

三豕渡河 用已亥之誤

灰首 泥首哀請所為

毒熨 醫療之方以藥石熨帖也見

扁鵲傳

飽煖之民 用飽食煖衣逸居而無  
教則近於禽獸胡以飽之溫以煖之  
切麤動盪矣揮潤色並教學所用之詞  
面皆睥馬 睥面盞背德成之容  
天祿閣 用劉向車  
粉飾太平 世多以胡粉塗誤字仍  
書其上

藉強胡 綜將軍贊曰使強胡屈服

強胡謂胡之粘甚者 唐世屢借胡兵以除內寇

設牙軍務耀其威 世多以猪牙搯  
塗抹誤字之處使之有光猪有烏將  
軍号五代藩鎮置牙軍

跋續有取問答八十七字

三條公之於多、良氏舉所親徑練以為  
答而安藤子述茲編以續之博蒐精討動  
徵古藉未嘗參以臆決卿相之典士庶其

言禮各宜然也誠使彼晨夕委迤于簪後  
之中而趨翔于廊廟之上者視之雖欲勿  
領許其可得也哉

斜好集序

四百九十四字

詩無格也非知格者焉得而預聞哉嘗論  
所謂格者投湘之悲橫汾之壯興鄴中江  
左之靡而麗尚矣永之輓近唐得其正宋  
盡其變二體交起運交云極而明氏之兼

勢必厭其變之近而景其正之遠睨而視  
之步而量之力矯密削摸擬是務似則似  
矣有表而已此予所每舉以質世能文士  
而前年有江生自揚州今歲鞍貫生自山  
州來以篇什事執刺于門予固不好故不  
解偶作一無所律怪其累踵至何所聞而  
然而及延之就席揚眉抵掌喜辯歷朝風  
度博且詳與向論頗合焉可謂之詩予其

勿守其筌勿歎其滓超然遠引出万里之  
塗而讀万卷之書凡自性情淑慝之可辨  
今古治亂之可慨以至山川神鬼鳥獸蟲  
魚微難狀測蒐而聚之培而厚之唯知積  
已蔑復識其何唐何宋為元為明而後播  
之事物沛不自禦條之達英之粲雄厲婉  
抑疏曠纖穠心所之而言成章無其色益  
宏而其調益古二子皆從京師以詩鳴者

鳥山某遊報於知格而乃撰此說以應  
翰貫生題集之求益有所惜焉序既成以付  
生生數日又出示一首曰何如曰殆非子  
所作生笑曰自被先生所惜也恍若有悟  
下筆輒覺有異顧視前者之作汗發浹背  
不知何心万里齋致以要大方之言也請  
悉毀壞須四三年後得十百首以填之予  
交笑曰子之酸醜頓衰矣既足以見異日

所集將併太羹玄酒之於典駝蹄熊掌之  
美錯落方文于前則序之逆之豈無當哉  
寶永庚寅歲

千歲窩記

蔡之龜生有靈能逆知嘗棲藻荇茹菱藕  
與魚鱉交盖有年矣奮然自謂以吾之性  
豈可與凡鱗介而儔哉於是溯江而而衝  
洪濤觸巖磳踽々然至昆明太液之也中

有樓船百尺旌旗閃于戈森美人千數蓋  
瑤簪而踞佩吾將就而觀之則水波寥茫  
蘆葦寂歷冉、失其所在而劉李之業空  
矣又沿江而東偃文漪泛頰流唱、然過  
赤壁肥水之濱舳舻千里猜騎百萬有曳  
而遁有呼而追吾將就而觀之則八公草  
水五湖風月忽、失其所逝而孫謝之迹  
幾矣遂投滄溟舉鴻洞將以究于海之際

焉則其間神龍長鯨噴雨騰雲嘗莫與吾  
相顧之徒不知其數幾百又往焉而得值  
夫負山之鼇仰而問之曰子之神而壽何  
術得之鼇抃而笑之曰吾有瓊樓金闕而  
負之則重而不堪仙子玉人而背之則睽  
而不見其為困與壽永吾奚足以羨子奚  
不以歸龜乃有悟而謂吁富貴功名之事  
吾見之矣豈以其小有才徒索無窮之迹  
不知在已之安哉率戢尾藏頭斲楚以還  
則藻棲在焉菱餐在焉游泳盤旋樂而不  
知常躋於一小青荷之上而其自安也益  
如坐河海之寬焉古之人記之曰龜千歲  
而游蓮葉之上予友東府人谷某能好古  
典籍亦達今情愛者今茲作宅城之東水  
之湄穿池且種蓮而他側有小廬廣袤兩  
筵予因名之千歲窩而記以前言蓋其居

之愈狹而樂之愈博且久識者之趣也已  
卯之夏洛人三宅子書





